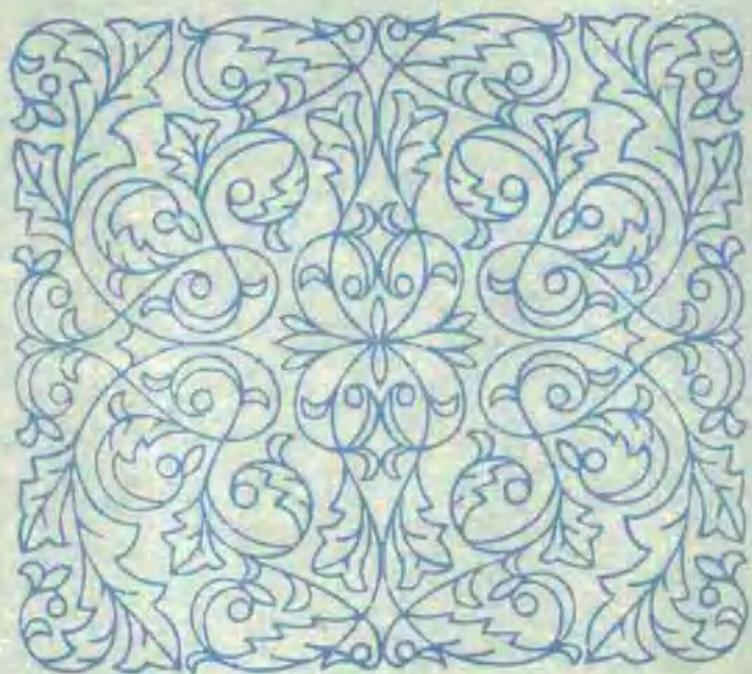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39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39 ·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文化的出路
全盤西化言論集
全盤西化言論續集
全盤西化言論三集

陳序經著

呂學海編

傅恩榮編

麥發穎編

上海書店

馮恩榮編

全盤西化言論續集

本書據嶺南大學1935年版影

弁　言

自從陳序經先生的「中國文化之出路」那篇演講辭於去年在廣州發表以後，（見廿三年一月十五，十六日，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八二六至八二七期。）在南方便引起了一場關於中西文化的論戰。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光景，大家尚正在熱烈的辯論的時候，民國日報的現代青年欄因事改組，使參加這個論戰的人們，得不着一個充份發表的機會——尤其是從全盤西化論的立場，再來辯議說明的好幾篇的文字，無發表的機會。然而為了使讀者更為明瞭全盤西化的理論和立場起見，就不得不集合這些的稿件，和選出已經在現代青年欄發表過的幾篇比較重要的言論，彙成一小冊，叫做「全盤西化言論集」，於廿三年四月出版。

弁　言

一

從這次的文化論戰來講，對於全盤西化論攻擊得最劇烈的算是經濟史觀派，和一般所謂折衷派的論調。主張復返中國固有文化的簡直可說是沒有。然而細究主張經濟史觀的那些人的言論，其傾向仍是跳不出折衷派所劃的圈子。他們的理論的錯謬，矛盾與盲目的偏見，在這本集子裏都是不客氣地被批評指摘出來。這是我們現在回顧那一次的討論所不能忘記的吧。

「全盤西化言論集」的出版，原可算對於全盤西化論立場的說明作一小結。但是集子出了不久，便又重新引起了許多的討論和批評的文字，見之於嶺南大學校內的刊物，廣州民國日報的副刊，以及外界的出版物中，也很不少，（詳見附錄）。這樣差不多又經過了一年多。

今年一月上海十教授發表了一篇很惹人注目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而讚成那些言論的人們，在北方的論壇上開始對於全盤西化論，有所檢討，因

而引起了在「獨立評論」裏最近一兩個月關於全盤西化的討論。這個問題總算已引起中國智識界更深一步的注意了。

我們現在又集合關於這個問題的新舊文字，繼續印行這本「全盤西化言論續集」，目的仍然不外是要把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討論所得更為明瞭的結論，公之於世，再由這一個結論的立場，把中國目前關於文化的各派別的錯謬的思想，來再做一點積極的批評的工夫。希望從這些討論的結果，可以幫忙中國找到一個較完善完全的，較少危險和弊害的文化的出路。

馬思農 民國廿四年五月廿五日 廣州嶺南大學

全盤西化言論續集目錄

弁 言

全盤西化的意義 ······ ······ ······ ······ ······ ······ ······ 馮恩榮(一)

關於全盤西化論的比較方法 ······ ······ ······ ······ ······ ······ ······ 馮恩榮(一四)

讀張君勤先生「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後呂學海(二三)

讀「西方化的討論」後 ······ ······ ······ ······ ······ ······ ······ 呂學海(三八)

為「全盤西化論」答客難 ······ ······ ······ ······ ······ ······ ······ 呂學海(五五)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 ······ ······ ······ ······ ······ ······ ······ 陳序經(七六)

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 ······ ······ ······ ······ ······ ······ 陳序經(九五)

評張東蓀先生的中西文化觀 ······	陳序經(一〇四)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	陳序經(一二三)
再談「全盤西化」 ······	陳序經(一三九)
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 ······	陳序經(一五二)
趨于「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 ······	盧觀偉(一六六)
附 錄	
關於討論全盤西化論文目錄 ······	(一八三)
全盤西化言論集目錄 ······	(一八八)

全盤西化的意義

馮恩榮

(本文曾登南風九卷一期)

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正是下文所說及的那幾位先生剛剛回國在校服務的時候。記得在某一個大學晨會當中，盧觀偉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關於東西洋文化的問題，在一連三個晨會的演講，把中國印度和歐洲文化的特質作一個簡短的批評和分析。他的結論斷定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有着很多根本的缺陷，要是和西歐文化比較起來，真是望塵莫及了。這個演講過了不久，不知是有意或是無心，便是陳受頤先生的演講了，不久又是陳序經先生的演講了，大家說的都是集中在文化的身上，大家都是主張澈底地接受西洋的文化，而在陳受頤先生的講辭裏，他甚且把中國的固有文化當作「莽原」看待，於

是「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呼聲，便在這個時候刺動了一般嶺南人的耳鼓。

這個「全盤西化」的論調，雖然不是如一般之所謂轟動一時，在當時却是一種很新的刺激，引起了一部份同學劇烈的辯論。就是思想幼稚的我，對於這個問題，亦不免常常繚繞着腦海，發生了不少的懷疑。後來又常常請教諸先生於私邸，爲了年少意氣的驅使，忘了「乳臭未乾」，翻了什麼辜鴻銘一流人物的學說，反詰諸先生。

可是好幾年的光景又過去了，現在課室裏，在「大學演講會」的演講裡，還要費着先生們許多的唇舌，可見問題在有些人的認識中，仍然不是很清楚的。我們以爲像這樣似的問題，如果在這裏所謂高級學府裡依然得不着一個比較澈底的和正確的了解，則又怎怪得外間人們的好開倒車呢？

五十年來的西化運動，不是偶然的事實。浮爾加(Furges)教授在討論這個問

題的時候，（見津氏所著 *Some Elements in China's Renaissance P. 110, The New China Review, vol 4, 1922*）他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西洋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同樣可以看出四個重要的原素來。

第一、我們已經有了可以產生新文化的根本的材料。

第二、我們已經有了新文化運動的開山祖；如戴震，閻若璩那一班清代學者是其先驅。

第三、我們已經到了民族自覺的時期——就是自從我們經不起外國的新勢力的屢屢壓逼以後，把從前民族的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傲氣壓抑了以後，我們才懂得自己不過是世界中的一份子，環繞着我們的周遭，還有比我們更强更猛的勁敵在。

第四、才是新文化本身的發軔時期了，這是中西文化接觸後所迸激出來的火

花和活水。

這些的種子非常要緊，牠一直蕃殖到現在，中間經了四五十年的繁複的枝葉，並且在每一個時期都有極著顯的特質。計自清末曾國藩，李鴻章起，中經戊戌前後主張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介紹西洋學術思想小說的嚴復，林紓，以至民八新文化運動時代的陳獨秀，胡適之等的種種運動，都是中國西化運動中之舊試。關於這一點，梁啟超先生曾經清楚地告訴我們。

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外兵來平內亂，於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之船堅砲利，確是我們所不及。……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箇敗仗下來，國內有心

人，真像睡夢中著了一箇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爲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爲的是政治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爲，梁啟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不足。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了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時間來了。（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二二三六頁「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我們讀到這裏，回顧這幾十年維新的事跡，覺得我們的西化運動，已然地成爲歷史上的事實，而且每一個時期比每一個時期覺悟，西化的程度亦比前時深進一步，所以他接續說道：

這三個期間思想的進步，試把前後期的人物做個尺度來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時，嵩焘、佩倫輩已死去，之洞却還在。之洞在第二期前輩，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輩，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時，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這些人一躺一躺被擠落後，甚至已經全然退伍了。這種新陳代謝現象。可以證明這五十年間思想界血液流轉得很快，可以證明思想的體氣，實已漸趨康強。（同上）

我們以為假如梁啟超現在還有眼可以看，他的希望，恐怕又要失望。這個失望告訴他說：不錯，近十餘年來的新文化運動，牠的影響力不為不大，牠的爆炸力也不為不強，例如文學革命與白話文的成立，「賽思思」和「德模克拉西」等運

動的新進展，我們最少要承認牠的確已經踏上了時代之路。然而教我們相信牠已經負起了時代的使命，提爬了時代的精神，又怎能夠？徘徊復古與折衷派的可不必講，就如積極打倒舊禮教，比較澈底的西化的中堅人物如陳獨秀先生以至胡適之先生等，根據他們過去的理論，我們尚且覺得他們的西化論調仍然是不免於畸形。

爲要補救以前這個失敗，所以今日之中國，是要有全盤澈底的西化的必要。爲了篇幅所限，我們只得舉出幾個很簡單的理由在這裏。

第一，文化是整個的。幾十年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陳舊的論調所以未破除，是未明白這個理由的原故。如必以中學爲體，則西學必不可可以爲用，如必以西學爲用，則中學必不可可以爲體。中學固是一致的，西學也是一致的，調和或折衷，中西二元的結婚，是永也不可能的事。

上面說過，自從中西文化接觸以後，我們感到事事都不如人，才有這歐化運動的產生，換句話說，固有的中國國情，已經是不適合新時代的環境，才被時代的狂瀾冲破的。既然固有的文化是不適合現代的環境了，則除了澈底的西化，又有什麼路途？若說中國現在的文化，或文化的一部份，或許多部份是合乎新時代，那麼這一部份或許多部份，已變為現代的，而非中國的獨有，或固有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再不要嚷着中國化的名詞。如果非要舉例不可，我們且拿陳序經先生在他「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中所說的，作為一個例子看罷。他說：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前提，必定把現在目下的中國，當作還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但是中國而若尚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則今後的中國，愈要趕緊的現代化。同樣，今後的中國的教育，也當然要加緊的現代化。把新教育來中國化，又豈不是變成中國及中國的教育的現代化的歷程中的大大的